

青春校园长篇小说



那年 我们

青春 正好

万千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那年我们 青春正好

万千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年我们,青春正好 / 万千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034-7615-0

I. ①那… II. ①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5853 号

责任编辑: 卜伟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章: 21

字 数: 34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那是1958年，迄今整整半个世纪了。我怀揣入学通知书，从家乡三溪河镇匆匆步行50余里赶到南江县城，搭上去嘉陵市的客车。时令已入初秋，确切地说已是9月9日，去嘉陵师院报到已经晚了。坐在车上，其心情之急切与“上京赶考”无异，生怕入不了学，况且从南江途经巴中、仪陇、西充、蓬安等数县，已经过去快两天了。太阳滑下高高的岭脊，西边的天穹满是眩目的橙黄，而东边连绵起伏的群山，被落日的浮光晕染，灰黑黛青里，银白、铜紫、金红色深浅不一、形态各异的光斑、光带、光块，时隐时现地摇曳着，飘流着，跳荡着，直让人既迷乱又亢奋。汽车在山脊上摇摇摆摆，慢慢吞吞，审慎地踱着步。夜幕降临了，听同车人咕哝，总算挨近了嘉陵市郊。尽管如此，车灯扫着狭窄而粗糙的马路，我仍担心这凹凸曲折通车不久的马路何时才能到达它的终点。还好，一刻钟过去，司机似理解我急切的心情，把方向盘夸张地向右一旋，眼前蓦地豁然开朗。啊！山梁下好大一片城市，那星星点点的街灯沿着一条隐隐约约的大江足足铺了七八里远。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城市了。

是的，原本为川中北重镇的嘉陵市，曾经由张澜和胡耀邦相继领导建设，至今，就其规模和市容而言，在四川，除成、渝两市，无可争妍者。那里有一条大江——嘉陵江，那里有三所高等学府——嘉陵师范学院、西南石油学院、嘉陵农业专科学校。我是中师毕业保送生，这就要去到那里上学了。嘉陵师院是四川师院迁往成都时留下的一部分，校园系原东北大学及川北行署旧址扩建，大楼林立，花木繁茂，加之夜色朦胧，灯光迷离，四面环顾，真不知有多宽多大，以我那时的眼界，比想象中的“大”学更加恢宏而美丽。

在办公楼报了到，我拎着被盖卷背着书箱向学生宿舍走去。这口书箱很大，包着棕皮，是大哥开药铺从汉中购药的包装；书箱里有一把二胡，是初中毕业时南江县中东人老师赠送的礼物——书箱和二胡，这两件宝贝曾伴随我在巴中师范

度过三年，如今又伴随我来到这所高等学府，此后的岁月还能像在中师读书时那么自在而快活吗？

我被分在中文科 60 级 3 班，宿舍在东 5 幢 2 楼 9 号。次日参加“学前学习”，因临毕业时参加巴中县委检查团和宣传团工作两个多月，实际上我已迟到了四天。

临时的学习室无桌无凳，同学们席地而坐。学习主持人，似比我年长数岁，中等身材裹着没有领章的军服，面皮白净，向后梳理茂密的头发油光可鉴，方正的脸盘，挺直的腰板，贼亮的皮鞋，极有气派。不过，浓眉下那双眼睛看似神气却飘忽不定，说话拿腔拿调，语无伦次而又空洞无物。这就是以后我们班的班主席、中文系科民兵营营长、共产党员、复转军人、大名鼎鼎的王德明。王德明的开场白，东一句西一句，好像是说“学前学习”已经四天了，好些同学暴露出来的思想意识很不健康，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话音未落，紧挨他左边的人说话了：“同学们，我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就应该听党的话，忠诚党的事业，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怎么可以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之上呢？”一双暴突眼左右滚动，扫视全场，在场的人莫不在他的监控之内；一只粗短的手举起劈下，话语斩钉截铁，词严而义正。“我”，在高位的音阶上又提高了两度，情绪十分激动，“我是贫农，吃党的饭由初师而中师保送上师院的，我是‘三师生’，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和明天，我知足，我感恩，我对那些散布消极情绪，动摇专业思想的人感到十分气愤！你们应该悬崖勒马了，我不能不给你们敲敲警钟……好！我就暂时说到这里。”此人地道的五短身材，头顶仅及“中材之人”班主席王德明的下巴，但他说话的调门儿比王德明要高出三度。原来他是本中文系科政治秘书刘芳指定的我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他叫常思红。别人不一定了解而我是太熟悉他了。三年前刚进巴中师范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矮个子同学的五官特别发达，不过那时还只是略具雏形，时过境迁，现在可说已经是“臻于至善”了——由于眼睛、鼻子、嘴巴十分抢眼，因而你极有可能会忽略他的脸面是什么样子。眼皮肿泡泡的已够突出了，而眼球还拼命地往外冒，似引而待发的玻璃弹子一样；鼻子不算很高，只觉得两个黑洞洞的大鼻孔不断地翕动，似随时都在用心嗅着周围的气味；至于嘴巴，怎么说呢？不便喻为“鼠喙”——毕竟是我的同窗呵——不过实在是太尖太长，一味地往前撮起，以至完全遮没了他的下巴。由于他那张尖长的嘴常在我眼前晃动而且总是发出刺耳的声音，不由我有时不生出疑惑，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最发达的器官是不是就是嘴巴？在巴中师范读书时我们同班、同团支部，一同保送来此嘉陵师院我

是知道的，只是没有想到又在同一个班里相逢了。刚进学习室我还没有留意到他那矮矮一截的存在，及至会议主持人王德明讲开场白时我才猛然发现他紧挨王之左边坐着。他讲话时，从那双左右滚动的“玻璃弹子”的闪光，从那只短杵杵左手频繁下劈的力度，以及从那张尖长的突嘴里发出的像刀子一样尖锐的声音，我感到他比在巴师最后那两三个月时更加神气了。噫……今后这么长的时日，我将如何与我这位老同学相处呢？联想到在巴师最后那几月的一些事情，老实说，我多少有些不安……

紧接着发言的是肖天翔，原在某县公安局工作，是我们班的副主席。他身材瘦小，颧高颌尖，面皮青黄，突突的眼球在近视镜片后机灵地闪烁着，其谈吐尚有一些文化内涵，能击中批判者的要害，不过辞锋过分尖刻，虽不像常思红那么咄咄逼人，而其讽刺挖苦之意毫不掩饰地形于辞色。他把不安心读嘉陵师院专科的思想问题擢拔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高度，纳入人生观、世界观的范畴，然后用列宁的党性原则，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做党的兵卒，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当今天下，谁可向党讨价还价？”他用这样一个反诘句极有威势地结题，令在场的一些同学不由伸了伸舌头。

肖天翔在发言中引用了一些古典诗文，什么“举世皆浊惟我独清，众人皆醉惟我独醒”之类，其中“众星朗朗不如我孤月独明，满园春色不如我一枝独秀”一句，令圈子右边的一位同学微微一笑，同时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这些雅言就是针对此公“清高自是、孤芳自赏”的讥诮，同时当场就谑称他“一枝独秀先生”——说着说着就简化成了“独秀先生”。这独秀先生身着半新不旧的白色衬衣，一副眼镜罩着宽盘大脸，浓厚的书卷气似从那儿氤氲地向四外发散，而同书卷气极不协调的却是胡乱蹭在地上的一双赤脚。他，学名陈笃修，中江中学知名的共青团学生干部和高高才生，在进师院第一学期期末的考试中我俩以95分的成绩并列第一，其后成为我一生过从最密的挚友。陈笃修的父亲曾就读于省二师范，与著名作家沙汀、艾芜是同窗好友，因其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而累及爱子。陈笃修立志高远，若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激进的政治思想而言，考进川大、北大乃情理中事，可他却被放逐到了建校不久位卑声微的嘉陵师院而且是读专科，自有一种深深的隐痛，一种不吐不快的况味，在言谈中难免不流露出一些牢骚。与陈笃修际遇相若，成绩虽好，或因出身，或因政治思想“有问题”的还有史智明（其父为武大毕业的“旧知识分子”）、方维鉴（其父为国民党中将）、郑义刚（其父为洋买办、海外华侨）、江白石（没落的世家子弟）、汪玲玲（其父曾为

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教授)诸人,还有柳风、罗绮纹……他们在前几天“放”过什么“厥词”我不得而知,仅仅从陈笃修后来的摆谈中知道他本人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做梦都没想到过要当教师……上什么学校有什么相干?书是靠自己读的……既学师范又何须要读本科,读专科我都嫌时间太长……我不想说什么,专业思想是否巩固,我只想说将来拿出学业成绩那才是唯一的明证,放逐于此云云。思想激进的陈笃修,对党尊崇热爱备至,自无丝毫质疑,但因深感委屈,其沮丧、愤懑、狂傲,难免形于辞色,这就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常思红、肖天翔、杨玉林、张春等一千人的当头棒喝。

又几位同学发言后,一时沉寂了。不知常思红对会议主持人耳语了一些什么,王德明扬起下巴巡视一圈,把目光停在我的脸上,盯了良久,而后嘻笑着说:“青崖同学,你现在是我们班的文娱委员,还不知道吧?你晚到几天,也该表表态嘛,是不是?”

表表态……看来,不表态不行——人未到我已被封为“文娱委员”了。但我说什么呢?批判别人?没亲耳听到,无的放矢;说自己,仓促之间又不知说什么是好。稍一愣神,百感交至,一时理不出个头绪,那就干脆老老实实谈点“杂感”吧。就上大学而言,我是梦寐以求,几经波折而终于美梦成真的——实在是“幸甚至哉”,“幸甚至哉”啊!我想,这是可以说的……我一个山野穷小子,小学毕业因贫困而失学半年;上初中后因交不起伙食费而时时忧心;初中毕业无钱读普高遂读中师,而报考大学之心不死,可“专业思想教育”破了我的大学之梦;中师毕业前夕听说有同学要保送上大学,而不才无缘又“名落孙山”;在绝望痛苦中校长忽又让我组织被保送的同学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还有什么比多次跌落绝望的深谷而终于爬上高山之巅实现了平生的宿愿令人狂喜的呢?当然,也不无遗憾:当初填写志愿时明确是让我去西南师范学院,而今中师保送生全都被弄来嘉陵师院而且是读专科,确有几分美中不足,几分怅然——我多想上本科多读几年书啊!然而命运待我毕竟不薄,我不应该有太多的奢望,何况我的人生态度还是积极的。我读过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和一些青年修养的书,决心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终身。在参加县委检查团和宣传团工作期间,烈日炎炎,我与社员们一起拼命地劳动,我诚挚地热爱和关心农民。把我派去贫困社,眼见社员们忍饥挨饿无心出工,我为他们弄到粮食,把生产搞了上去,那时我想,此后,即使让我去把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村)搞好,能为农民造福,我都愿意在农村干一辈子。这便是我那时的理想和精神状态,自然是一种肤浅的自以为是,或者说只

是一时的狂热与冲动。但那感想是真实的。我便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来到嘉陵师院的。为此，我既不直接批判那些所谓的落后思想，也不奢谈我如何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安心在嘉陵师院读专科，我洋洋洒洒旁征博引，大谈读书心得和在农村的感受，而谁都听得出来，我是在谈理想与现实，谈人生和社会，谈文学与教育，谈感受及珍惜今天的幸福，而热爱教育、安心学习也就不言而喻了。我满怀真诚与激情且不乏自我批判的发言，看来常思红是不那么高兴的，没听多久他的脸就“秋”了起来，而我却引起了众多同学的注意。

在我发言的过程中，有一位女生似听得特别认真。她有时微微颌首，有时眼里闪出异彩，而肤色白净，线条清晰的鹅蛋脸上却始终不改端庄矜持的神态。她柳眉修长几乎没入鬓发，眼角也长长的，而且微微向上，不像众多女孩子那样向下弯曲，浓密的睫毛掩映着的眸子澄澈而幽深，如明星之沉于碧潭。她盘腿席地而坐，腰身挺直，似缺乏一点柔和，给人一种严肃以至于不可侵犯之感。发言后，我特意留心了一下其他女生，共11位，有的丰盈，有的苗条，有的灵秀，有的娇艳，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她不算是最美的，而其综合形态和清丽脱俗的气质，她的确显得十分引人注目。

散会后，她径直走出学习室。

“柳风——”王德明喊着快步跟了上去。

她叫柳风？“吹面不寒杨柳风”，杨柳风不寒，可她给人的印象似有点儿凛凛的“寒”意；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一下就记住了她的名字。

班主席王德明急急向她说着什么，不久便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但在我心中依然留下她那腰肢微动而端庄的背影。

午后学习前，王德明先让一位身材窈窕的女生读报。这位名叫汪玲玲的成都姑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刚刚开始推广普通话的那个年头实实令人叹赏，兼之她语音清脆，开口便笑，一条修长的发辫在柔软婀娜的腰间不住地晃荡，更显出女性的温柔与活泼。

汪玲玲的活泼与柳风的矜持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男人的我感觉，汪玲玲的活泼似易于亲近，而某些微的轻佻又给人以某种不快；柳风的矜持似难于接触，而那清丽脱俗的气质又引人向往。从情思涵蕴来说，毫无疑问，我更欣赏柳风——尤其是在她后来的发言中，那清纯而端丽的情韵中蕴含着的严密的逻辑，以及由此而显示出来的正大而自信的力量，更加令我倾慕。

2

从学习室出来，我不禁望了柳风一眼，柳风也矜持地向我微微地点了点头。她从我身边无言地走过去——我正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觉得背上被人拍了一下，回头见是陈笃修。想起肖天翔在会上即兴赠他“独秀先生”的雅号我不觉莞尔，同时他用上嘴唇抵住下嘴唇望着我也似笑非笑。未及说话。“青崖——”又听到有人高声叫着我的名字——原来是学前学习结束时“总结发言”的钟学成。这钟学成可能不像常思红委员紧靠王德明主席那样显耀的位置，一直跻身于芸芸群众之中，我参加学习一整天里竟未留意到他，直到王主席说“现在，团支部书记作总结发言”时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位显赫的人物。这位名叫钟学成的团支部书记，一身陈旧的衣服大笼大垮，一二颗钮子未扣，领口敞得很开，不见衬衣的影子，我怀疑他连贴身的汗背心儿都没有穿——看来，这人的作风很随便。他两腮胖嘟嘟的，眉眼向下弯，嘴角往上翘，没笑也像在笑。说起话来，既不像王主席那么拿腔拿调，也不像肖副主席那么尖酸刻薄，更不像常组织委员那么高调地教训人和威吓人；语气缓缓的，平和亲切，极像一个农村大娘同亲人坐在堂屋里拉家常。在整个“总结”中，他没有流露出只言片语批判任何人的意思，他唠唠叨叨反复说：“能走到一起有缘分哪！是不是？”“像兄弟姐妹一样好好相处，对不对？”“就是听了过头的话也不要往心里去嘛！”“来都来到这里了，就安下心来吧，好好学习；没上到名校本科，读专科有啥要紧？小庙子一样能修成正果呢！”轻言细语从他那宏阔的胸腔里发出，还带着点儿磁性，一味地安抚，规劝，仿佛在座的都是他的小弟弟、小妹妹，其实看样子他也不比我大多少。没想他还肯定我的发言。他说“青崖同学是不是农村的我不晓得，但他去农村泡过；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与他有同样的感想，解放这还没几年，农民的生活依然还苦呢，比较起来我们是幸福多了。我们生在福中要惜福啊！一定要在两年中学出个名堂来，就是对生我养我的爹妈也算是一种报答嘛”……这位团支书有副菩萨心肠——

我想。比较起来，常思红那副圣相，我不知说什么好！你先到学校，我来晚了，不要说主动关照一下老同学，连眼皮都没对我抬一抬；还怂恿王主席点名要我发言——我知道你是什么用心，不就因为半年前在巴师社会主义大教育运动中我的发言出过问题，想让我一来到这里就再栽一个跟斗？你呀，我们还曾同校同班同在一个团支部待过三年呢。人啦还是厚道一些好，你瞧这个钟学成……

“我叫钟学成。”他自我介绍说。

“知道知道，”我笑着说，“我们的团支书嘛！”

他摆摆手，嘿嘿一笑：“这算什么，有缘的是你我都是从巴中来的。啊啊，”他更加兴奋地说，“还有柳风、白德厚，我们在巴中中学同年级不同班。还有常思红你一定认识，也是你们巴师校保送来的。”

我不想谈常思红，一听说柳风也是从巴中来的，一种亲切的乡情便油然而生。

“那个柳风……”我不自觉地发出探问。

“柳风？嘿嘿，”他的眉眼和嘴角又形成了一个圆，“嘿嘿，在我们巴中中学可是一位众人瞩目的女生，现在又是我们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你不知道？”

“啊，啊啊……”

我的“啊啊”含糊，钟学成一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从小学、初中到中师毕业，十二年间，我所在的班都是青一色的男生，而骤然有那么多女生在一起学习生活，甚至还有像柳风这样标致的人物……不由我不感到意外的新鲜，兴奋，进而喜出望外——钟学成怎么会理解我的心情呢？

同时我进一步想到：这下好了，我们班干部的构成，虽然有常思红梗塞其间，但毕竟还有菩萨心肠的钟学成、端庄正大的柳风，还有书卷气极浓的陈笃修（我已知他是学习委员）……

然而，两天后，竟发生了“政变”。这突如其来的政变让我惊恐不安，竟至长久地惶惑不已。

融融的柔柔的荧光灯下，自修室里，弥漫着中学时代少有的安谧气氛。中学总有做不完的作业要赶，除了像蚕食桑叶的嚓嚓书写声，不时还能听到吭哧吭哧的喘息。这大学的自修室而且是文科的自修室就不同了，阅读、思考，是主要的学习方式。游目于字里行间而心骛八极，静观默想之时而激情涌动，莘莘学子心脏的跳动、热血的奔流，一点也没影响到室内的宁静。

我正在默诵郭沫若先生的《女神》——今天，上大学的第一课，听的就是《现代文学》的概论部分，老师向我们大体勾画出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

一个轮廓。过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茅盾、巴金的小说，曹禺的戏剧我都读得不少，这些巨匠中唯有沫若的诗读得不多，而沫若的诗集《女神》是中国新文学战车前行的号角。因而……

“大家暂时停一下！”

寻声抬头望去，见一位陌生的女人已站立在讲台上。

好年青漂亮的女老师啊！

“停一停，停一停！”王主席忙站起来招呼大家，“欢迎政治秘书刘芳同志给我们讲话！”

他带头鼓掌，同学们一时还没回过神来，眨着迷茫的眼睛也只有跟着鼓掌。

啊，不是老师而是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而是“政治秘书”……原来那时的大学各班还没设“辅导员”一职，而是由系里的“政治秘书”统管，从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记档”、臧否奖惩、入团入党，到毕业分配，无一不在她的掌握之下，总而言之，在很大程度上，学生的命运就捏在她一人的手心里。你想，那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不过这时我还没有感觉到，认识到——你看她，有多年青，有多美丽，有多悦人眼目，有多……不过我很快就领教了她有多厉害。

“学前学习结束了，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结，可是你们有的干部麻木不仁患了软骨症，让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不批判，不斗争，一味地包容，妥协，姑息，甚至于讨好！”讲到这里，她的眼睛似冷冷地向某个角落里扫了一下，顿了顿而后说，“趁晚自习我只有来给你们补上一课。”

她指责的干部是谁，谁谁？不会是我，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文娱委员，可能是团支部书记钟学成，“学前学习的总结”就是他做的。说不定还有柳风、陈笃修……想到这里，再看她那一张原本如凝脂一般细腻白净的脸盘儿竟像覆上了一层厚厚的冰，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钟学成该不会出事吧——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我很想回过头去看看他，但未便稍动……

刘秘书长久地、系统地、严厉地批判了学前学习中反映出来的各种“错误的、落后的，甚至是危险的思想、意识、情绪……”这些在任何一张报纸上都能见到的老生常谈，我没怎么在意；而听了她下边的谈话却令人心惊肉跳，我甚而至于感到“后怕”了。好险哪……

“我提醒你们，你们其中一些人有什么可委屈的？不服气的？心怀不满的？嗯？”她这样转入新的话题。她说：“半年前，在全国、全川，在各中学、各中专开展‘社会主义大教育运动’的情形及其结果，你们知道多少？了解多少？嗯？”

她用她那双美丽的而又是严厉的——严厉中似又隐藏着悲悯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全班，顿了顿而后说：

“全省应届也就是你们这一届高中毕业生不足 10000 人，被定为“三类”、“四类”的学生要处理的可能达 3500 人，约占 35%。

“你们知道的全国著名的成都四中也就是石室中学某班，33 个团员中就有 13 个受到了处分。非团员被处分的就更多了。

“这些人或者送去劳教、劳改，或者开除送回原籍监督改造，或者送去边远的山区农场、林场、矿场，自然也是监督劳动改造……

“他们当然被取消了报考大学的资格——而他们中有多少不是学习的尖子、学习优秀的学生？而你们上大学了——这难道不是党对你们的关怀，你们还有什么委屈、什么不满、什么牢骚可发？嗯？”

“最后我还要给你们敲敲警钟：不要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忘乎所以……知道了吗？明白了吗？听清楚了吗？”

自修室里气氛沉重、压抑以至于恐怖。原本明亮的荧光灯下，我的心头似罩上了浓重的黑云。后怕！为什么“后怕”我自己明白——我不能不感到后怕啊！

讲到这里，她沉默了好一阵才又语重心长地说：

“不妨明白地告诉你们吧，我来你们班讲这些话，是受系党总支部书记严立本同志的指示，这是党组织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们不要辜负院党委和系党总支部的希望啊！不要认为我态度严厉、话说得不好听，严格要求对你们是有好处的；而那些对错误的思想情绪不批判、不斗争的干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其结果，都是会害你们的……

“因此，你们班的团支部和班委会必须进行调整。”她突然宣布，“大家听好了，经考察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常思红改任团支部书记；钟学成改任班学习委员……”没提陈笃修的名字——但他被挤出班委会是不言而喻了。

……夜深了，室内鼾声断续起伏，但我揣测必有同我一样躺在床上难以成眠的人。我侧头瞟了瞟对面床上方维鉴那长大而模糊的身影，他的眼里似乎就还闪着幽光——据说他就是从成都四中那所名校来的。可以想见，在全省全国会有多少人睁着眼睛度过这漫漫的长夜啊……迷惘，哀伤，恐惧，还混和着幽愤的情绪塞满了我的胸膛。自得到入学通知书以来这不到十天的兴奋和幸福感消失了，远去了——我虽侥幸进了大学，未来的日子又会是怎样呢？在社会主义大教育运动中，我毕竟也犯过“政治错误”，何况中师的同班同学、现在的团支部书记常思

红的那双暴突眼，可能随时都会从背后窥伺着我……

然而没有想到，次日在去上课的路上，走在前面的常思红竟停下脚步回头对我笑笑——这是自入学以来他第一次正面对我——那意义含混的笑笑，或许是说“你看到了吗？我的进步够快的吧……”抑或是显示一位得意人物宽谅的胸怀。大局已定，他既已登上了高位而我远远地掉在了他的后面，就不再以我为意了？我也报以微笑，虽然这微笑十分勉强。我想，忘记过去那些恩怨也好，但愿自今而后他真能无视我的存在，我就能躲在图书馆里安静地读自己的书了。

相对来说钟学成比我有出息得多。这个被贬的小官僚，一如平常，依然还是那么一副笑咪咪的弥勒佛相，似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

晚饭后从食堂出来，碰上了。

“怎么样？……”我的脸上一定写着极不自然的问号。

“什么‘怎么样’？哈……”他重重地在我肩上一拍，“走！去莲花池转转？”

受他情绪的感染，在去莲花池我们一路说着，笑着。是啊，对年轻人来说，什么心事不能放下呢？

天气十分美好。淡淡的秋云在朗朗的晴空中飘浮，微微的秋风轻轻地拂过我的面颊。落霞在眼前的湖面上散成斑斓的涟漪，远处逶迤的西山在浮动的晕光里如梦似幻……

“我总算是被解脱了，咳……”在莲池边刚刚坐下，钟学成便耸耸他肥厚的肩膀，长长地出了口气，显出十分轻松的样子自言自语。

“何言解脱？”我不解地问。

“你不了解我。但是我们有缘，一见如故啊，就不妨对你说说。”他埋了埋头，然后苦笑着面对着我，“这是我第二次挨了闷棒——没想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被人‘黑’了两次！”

我一脸茫然：“那么第一次？……”

“第一次是在巴中中学。今年开学初社会主义大教育运动里，一是我说过‘如今的农民依然还活得很艰难’——这是想掩盖也掩盖不了的事实；二是我作为校团委委员、班团支部书记，主持班上的鸣放不力，对那些所谓的错误的落后的言论、思想、意识的批判斗争更是不力。这些麻屁破事儿他妈的肯定是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写进了我的档案，要不然，以我平时的表现，以我一向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和自我感觉不错的高考成绩，不说去北大、复旦，最不济也会上川大本科吧——那些稀奇的家伙都进了名校——我这不是挨了闷棒吗？”

没想这位阿弥陀佛也会激愤地骂粗话。

“跟你的家庭出身有没有关系？”

“家庭出身？啊，要不是我出身好，世代贫农，家庭历史清白，可能连这个学校专科教室的门也摸不着。”他自我解嘲地笑望着我，“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在学前学习时的总结发言，既是宽慰别人，也是宽慰我自己啊。他妈我讨好谁？我何须讨好谁？不过话又说转来，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我们班不下10个，该不该抚慰一下他们那受伤的心灵？该不该让他们放下包袱重新振作起来？”

“你的心肠好我早有感觉。”不由我不当面赞赏他，“你不同于某些人。”

“某些人——”他盯着我，“常思红算不算其中一个？我脑壳上挨的这第二闷棒就是这个矮子砸的。哼！”

我相信可能；但我还是问他“有根据吗”？

“昨天下午王德明通知我，刘秘书叫我立即去汇报工作。我说‘不是都写了书面汇报了吗？’‘她说叫你去你就去吧。’刚转身他又拉住我，欲言又止，话说得很含糊，‘刘秘书无论怎样批评你，你都要虚心接受，表示坚决改正。立场要坚定，态度要鲜明，你要表现得比常思红更加积极主动……咳，我是希望我们两个能长期共事——明白吗？你去吧，咳……’他又叹了一口气。事有蹊跷，我在路上想，但没想到常思红竟是那样奸诈龌龊！”

钟学成详细地摆了事情的全部过程。我不想像他那样婆婆妈妈浪费笔墨，归结起来，不外乎是刘秘书十分光火，十分严厉，言谈中总是拿他与常思红作对比：

一、整整一周学前学习，你就写了这么寥寥五六百字的汇报，简直是敷衍塞责，你还是书记；人家常思红写了满满七张纸，还先送来，还不过是一个支部委员，而且我并没要求他写。

二、不请你不来，你的主动性积极性哪里去了？人家常思红不叫自来，一次，二次，三次。

三、你为表面现象迷惑，看问题不看本质，你多有人情味儿啊，温情主义！学习五天你金口不开，叫你做学习总结，你都说了些什么，嗯？人家常思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仅汇报了学习中暴露出来的许多极其严重的问题，而且无从不从阶级、政治的角度予以深刻的分析批判。

刘秘书还两次说，看你那个大笼大垮、婆婆妈妈、粘粘糊糊、软弱无力的样子，没有一点刚性，能当团支部书记？怎么做党的助手？

劈头盖脑一顿指责后，就叫他下去连带中学时当干部的表现一并反省，反省

好了再去汇报……

可还没等他再去汇报，晚上就撤换了他的职务。

“刘秘书厉害是厉害，”我说，“看来城府还不算深。”

“也许吧，不过她那居高凌下、盛气凌人的样子让人反感。”

年轻人最怕受委屈，伤自尊，即使是“肚大能容”的“弥勒佛”也有忍受不了的时候。我笑笑劝他：

“再严厉以至过火的当面批评指责也总比背后捣鬼好嘛！”

“也是……”钟学成的气消了一些，却立即又痛恨起来，“我……我一点也没想到常思红那厮从背后捅我的刀子——呃？你与他同学三年，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钟学成完全失去了前些时那种和气从容的仪态，他那一向往下弯曲微微眯着的眼睛竖了起来，睁得大大的，急切地望着我。而对一个人的评论必须审慎，我只好说：

“三言两语难说清楚，过几天再摆给你听吧。”于是我转换话题，“呃，刚才你说‘总算解脱了’是什么意思？”

“啊，这要从我的家庭从我自幼的志向说起……”

钟学成一下又回复到了他前些时的那种从容和淡定。他说：

“我家离县城小学、中学仅五六里路，因此有条件走读。十二岁那年，租田给我家的成大老爷去几处收租，让我随侍左右。他见我机灵，又特意拿出《孟子》一书考了我几次，之后对我父亲说：‘这娃儿是可造之材，不要委屈了他，一定要把他送出来，切莫辍学，半途而废。’见我父亲虽然点了点头而却犹犹豫豫，于是说，‘这样吧，我每年减除你家大半租子如何？’父亲说，‘这咋个使得？’‘有什么使得使不得？就这么定了。’成大老爷又笑咪咪地对我说，‘想给你改个名字答不答应？叫什么“钟富成”哦，俗！以后就叫“钟学成”吧。学成学成，你定要治学有成哈！’父亲连忙说，‘好！好！快给大老爷磕头！’半年后一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照例拿起镰刀揸起背篋准备下地割草，被父亲叫住了：‘上午成大老爷来过，很生气，说他两次过路都见你在地里干活，把我说了一顿。也是，家里也不靠你这点劳力吃饭。以后你就多拿点时间念书吧！成大老爷说得也在理，“大人多吃点苦有啥子打紧？可千万莫要误了孩子的前程……”’从此我看书的时间就多了，特别是寒暑假。成大老爷还把谢冰心、叶圣陶和鲁迅的书借给我看——他可能还是一位新派人物——我对文学的兴趣就从这年开始。虽然后

来数理化成绩也好，但始终放不下文学……”

说到这里，钟学成遥望着西山上那燃烧着的晚霞好一阵后，用他那从胸腔里发出的低低的而又浑厚的嗓音说：

“所以…所以我的心一直在学习上……而不是其他。但是在高中三年，当班长、团支书、团委委员，课余时间几乎都被社会工作占去了，还有两个暑假参加团干培训和党课学习，因此课外阅读的东西比初中还少。我实在痛惜得很，这大违我的初衷啊！而且今年春天的社会主义大教育运动后更教我猛醒，正如刘秘书所说，遭处理了多少人，还大都是学习优秀的同学。连我自己也被笼了进去。我想不通，是你一再动员我们鸣放，说的是不整人，结果却是那么多人倒了霉。我们巴中高中这届毕业生，有一个上了北大，两个上了清华，上海复旦、交大、同济都有两三个，四川的川大、重大都在10人以上，他妈他们中有几个能跟老子比？如果从学习和平时的表现来说……所以来校之前，我打定主意不问世事，只求学问，一门心思要扎进书堆里去。没想又给我个官帽子戴起，没想不到十天刷的一声又摘去帽子——呵呵！”他夸张地像舞台上的蒙古人抖了抖肥厚的肩膀，站起来面向西山上燃烧着的晚云，举起粗壮的两臂大声喊道：“呵呵——我到底被解脱哪！解脱哪——”那从胸腔里发出的浑厚的男音久久地在广阔的湖面上回荡。

我突然听到清脆的笑声。向左边一看，啊，是我们班上的两位女生干部柳风和罗绮纹。她们沿湖岸并肩走来，离我们已不到十步，可能是钟学成的咆哮和那夸张的动作引起了她们的注意，就停住了脚步。一个亭亭而立，如临风的玉树；一个丰腴妩媚，身材成典型的S形状。夕阳的金辉洒在她们身上，尽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动人的美。我扯扯钟学成的裤脚，同时向他示意。

“啊，柳风……你过来！”钟学成洒脱地向柳风招手。

柳风挽着罗绮纹走了过来：“你在表演吗？”她望着钟学成掩嘴而笑。

“没啥没啥。”钟学成指着我说，“他叫青崖——我的朋友！”

“还用你介绍？在学前学习时我就认识他了。”说着又吃吃地笑了起来。

啊，柳风并非那么矜持。

“咦！你们接触过？”

钟学成望着我；我摇摇头。

柳风说：“你钟书记不是在总结时还表扬过他的发言么？”说着又吃吃地笑了。

钟学成在我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掌：“嗯，看来你的发言很有感染力，连柳风都听进去了——告诉你，我们这位柳风同学的法眼可高得很呢！”

“别笑话我了。”我不自在起来。

“你们这么快就成朋友啦？”罗绮纹插了进来。

“不可以吗？你们俩天南地北不也都挽着膀子走到一起了？”

大家都笑了。

“快上晚自习了，还在这儿啰唆？”柳风，说。

“好，回学校去咯——”钟学成拖着声音爽朗和洒脱的作派表明他确实是解脱了。